

► 薩日娜飾演媽媽。



► 《抓娃娃》講述西虹市富翁馬成鋼以吃苦教育培養兒子。



► 《抓娃娃》由沈騰（左）、馬麗主演。

《抓娃娃》以喜劇反思教育方式

內地電影《抓娃娃》截至發稿前，以32.42億元人民幣位列內地暑期檔票房第一，8月22日登陸香港各大院線戲院。為何一部講述中式教育痛點電影會成為暑期檔電影的「頂流」？根本原因在於《抓娃娃》從現實教育問題和家庭文化的反思出發，產生反諷現實和刺痛觀眾的喜劇效果。

蘇洋

《抓娃娃》講述西虹市的超級大富翁馬成鋼（沈騰飾）為了避免其兒子馬繼業沉溺於奢華生活，和妻子春蘭（馬麗飾）搬到破落大院裏生活，扮演窮人，以吃苦教育培養兒子。這種監控和操控式的教育觀與觀眾有着深刻的心理共鳴。

的地域特色與時代特徵。這兩方面的核心都在於對中國時代特徵與本土文化特色的塑造和表達。

《抓娃娃》的導演閻非和彭大魔是開心麻花團隊的資深編劇、導演。開心麻花擅長遊戲化敘事中塑造世俗神話，將草根生活的世俗底色與富裕生活的慾望魅力融合，既關懷又反諷現實。閻飛、彭大魔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夏洛特煩惱》以差等生夏洛穿越回過去成為大明星的故事，獲得14.4億人民幣票房。其第二部電影《西虹市首富》講述小人物一夜暴富，獲得25.4億人民幣票房。第三部電影《抓娃娃》同樣是遊戲化的貧富轉變，但喜劇內核更加嚴肅，喜劇效果從反諷進入到刺痛，電影對時代特徵和現實特色的把握更有質感。

遊戲化的貧富轉變

近年中國電影市場上喜劇一直是票房的靈丹妙藥，喜劇電影的市場競爭也尤為激烈。一方面，相聲、脫口秀、舞台劇創作者紛紛進入電影創作，針砭時事新聞、塑造年代文化和遊戲化敘事設計成為中國本土喜劇的創新方法。另一方面，沈騰、大鵬、賈玲等優秀喜劇人以自身不同的文化特徵創新着喜劇電影

► 馬繼業（史彭元飾）成長在父親的謊言中。



《抓娃娃》中扮演窮人生活，安排和操控孩子的成長，這樣真人騷敘事的遊戲性轉變為刺痛觀眾的體驗感。馬成鋼堅信窮養孩子、挫折教育，也同時堅信父母為孩子計劃、安排一切是一種偉大的愛。馬成鋼以自己成長的時代境遇與教育觀念來培養下一代。中國本土喜劇的創新之道是立足現實文化，塑造人物的時代特徵，以此契合當下觀眾的集體情緒和心理。

探討嚴肅社會話題

電影《抓娃娃》是開心麻花團隊構建商業電影品牌的持續推進。商業電影品牌建構關鍵在於文化特徵的持續、敘事觀的宏大與藝術品質的堅持。導演閻非和彭大魔緊緊立足現實文化，構建西虹市的宏大電影宇宙，堅持喜劇藝術品質。在西虹市中，有着天降財富的白日夢，有着平凡世俗的現實感。西虹市既是觀眾凝視慾望的神話，也是慰藉世俗的諷刺。

在新媒體時代，以社會話題為內容的電影，能引發廣泛社會討論。對於社會話題的探討越透徹，或者對社會話題的體驗感塑造越真實，往往越容易獲得觀眾的認可。《抓娃娃》以喜劇形式反諷教育問題，歡笑、調侃、反諷與刺痛並存。《抓娃娃》也存在刻板的劇情和淺嘗輒止的垮掉結尾。讀小學的馬繼業撿瓶子遭到同學霸凌，其父親卻認為這是成功的必經之路。電影一面諷刺錯誤家庭教育觀導致孩子心理和價值觀問題，另一方面，生活在父母謊言和病態掌控下的馬繼業又成為陽光模範少年。

此外，《抓娃娃》的喜劇品質建立在喜劇演員的優秀表演上。《抓娃娃》中的馬成鋼是自我、自戀的人物，妻子春蘭是嬌妻式的人物。商業電影講究主要人物要討觀眾喜歡，但《抓娃娃》中這兩個角色卻不討喜，甚至讓人厭惡。沈騰和馬麗兩人的演技和組合效應，使人物多了幾分憨態可掬。沈騰強大的可塑性在於既展現馬成鋼溫情幽默，也揭示扭曲式的病態愛面愛貌。

《抓娃娃》表明在當下中國電影市場中，誰能立足中國的時代特徵和本土文化特色，誰能塑造現實質感，契合觀眾集體情緒和心理，那麼誰才能獲得觀眾認可。中國喜劇電影有自身的創新之道和文化特色，《抓娃娃》以中國式家庭教育問題為敘事關鍵點，聚焦在中國兩代人在成長中自由與掌控的矛盾上，契合時代中觀眾的心理情境與特徵。



▲張鈞甯飾演起母親角色遊刃有餘，展示各種複雜情緒。



▲吳鎮宇飾演的警察，負責案件調查。

《默殺》揭開

校園霸凌眾生相



▲啞女陳語彤（左）、惠君長期受校園霸凌，好在彼此是依靠。

校園霸凌可怕之處在於一個人要面對一群人，反抗很無力，再加上無人伸出援手之痛，受害者只能跌落無盡深淵。電影《默殺》就是以校園霸凌為切入點，講述由此引發的人性之惡，當悲劇發生之後，救贖者的缺失，令一切都變了形，只有死去的少女、絕望的母親、失去理智的父親、被殺害的施暴者……

懸疑中深挖人性

導演柯汶利並沒有將更多注意力投射在霸凌如何發生的原由，影片開始就是一個被做成牆上標本的被霸凌的女學生陳語彤（王聖鈞飾），率先調動起觀眾對於霸凌者的憤懣，之後的故事發展，導演也延續其在執導《誤殺》時的一貫風格——「情節

強、節奏快」，然而跟一般犯罪懸疑類影片不同的是，《默殺》並沒有聚焦如何偵破由霸凌延伸的刑事案件，而是深挖人性：當所有人都是沉默者，沉默就會滋生恨和殺意。

電影中，案件起初被害人、施害人明顯，線索好似不言自明，但伴隨情節推動，故事開始變得如打開套娃一般，層層相扣，並多次「扭橋」，出人意料，卻又能自圓其說，將觀眾始終置身於緊張的故事情境。眾人的命運，可悲可嘆，卻在複雜人性糾葛之間，不僅有強烈的戲劇衝突，更在校園欺凌之外，引向深淵——圍繞被家暴的陳語彤尚有其母親李涵（張鈞甯飾）、被暴力對待的未成年人、學校教育的缺失等一系列敏感而尖銳的社會問題。

面對暴力霸凌，受害者可憐，而冷眼旁觀者、縱容者，才是悲劇的根源，這是在香港上映的內地電影《默殺》帶給觀眾的啟示。當校園欺凌者、沉默者、偷拍者匯聚在一個故事，當校園悲劇、家庭暴力、未成年性侵害等敏感社會話題交織在一個悲劇當中，以暴止暴就是唯一選擇？

劉韜之

或許因為如今的觀眾多喜歡看短視頻，導演在運用鏡頭語言方面，也會強調感官刺激，甚至多個場景敘事都是在一個密閉空間進行，從而牽引觀眾的觀影情緒。但所謂過猶不及，原本深刻的劇情主題，卻被炫技的鏡頭，沖淡了濃烈。

演員表現到位

一部好的電影作品，演員的演繹同樣重要。張鈞甯飾演的母親，正如她的台詞所說：「我只是一個媽媽」，將各種情景下的母親都演繹得淋漓盡致，充分演繹角色本身的愛女之心、強烈的控制慾、絕望、心碎、為女兒願意犧牲自己的各種情緒，再

加上十分到位的眼神戲，令整個形象豐富而立體，令人產生共情。

香港演員吳鎮宇飾演一個警官，雖然在影片當中，如同一個事件的「闖入者」，但也真實展現角色的處境和心理；王傳君作為當頭頭號嫌疑犯林在福，演繹出失去女兒惠君（徐嬌飾）後的痛不欲生，以及其後的毀滅一切的瘋狂心理，令人印象深刻。

年輕演員方面，王聖鈞飾演的角色，因為是一個啞女，全程都沒有對白，但也憑肢體動作等，傳遞強烈卻又靜默的復仇情緒，而徐嬌客串出演的特殊學生，出場戲分不多，也演活一個深陷學校霸凌者的無助和悲情。

不過，戲中也有一些令人摸不着頭腦之處，譬如如此一個夾雜複雜人性的案件，偵破關鍵不是線索的積累和推敲，而是一部偷拍者的DV機拍到的內容，且內容清晰、角度到位。再者，校園霸凌的緣由是普通學生對於特殊學生的歧視，那為何普通學生和特殊學生可以身處一個學校？不過劇中的故事發生地，並沒有明確指代，姑且算是導演的一個設定。

欠缺人性的欺凌者、無助的弱勢群體、事不關己的冷漠旁觀者，導致幾乎全員毀滅的結局。如何才能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導演只是給出一個慘烈的結果，卻沒興趣深挖背後的人性根源，而是以「平庸之惡」的姿態給一切收了尾。



▲惠君的父親（左）在女兒死後，也曾四處求助。

► 蔡明飾演的房東徐太太（右）為情節貢獻笑點。

